

目 次

新版序言·····	3
第二版序言·····	8
导言·····	9

第一篇 工业革命前夕的各种变化

第一章 旧式工业及其发展·····	29
第二章 商业的扩张·····	67
第三章 土地所有权的改变·····	107

第二篇 发明和大企业

第一章 纺织工业中机器的最初使用·····	145
第二章 工厂·····	172
第三章 铁和煤·····	216
第四章 蒸汽机·····	248

第三篇 直接的后果

第一章 大工业和人口·····	273
第二章 工业资本主义·····	296
第三章 工业革命和工人·····	326
第四章 国家干涉和自由放任·····	357
总结 产业革命的一般特征·····	386
注释·····	390
英汉人名对照·····	520

新版序言

法国有许多作家——我们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伏尔泰、泰恩和阿莱维的名字——，他们在向其同胞解释英国的同时，也使英国人更好地理解本国，保尔·芒图是其中之一。“产业革命”这个词是一位法国作者在十八世纪创造出来的；关于这个研究题目的第一本综合性著作来自英吉利海峡彼岸是适当的。芒图先生的书，出版已有五十多年了，修订版在英国发行也有三十年了。但是，它是一本不因时间而变得陈旧的书，而且，这个新版本使日益增多的经济史研究者更易于理解它，因此，它不会是最后的一版。

在本世纪初，英国历史研究工作所受的外国影响主要是从德国来的。柏林方面同这个新兴的、前途未卜的专题有所关联，无疑是有益的。但是，细密的分类和玄妙的解释从未打动英国人的心；因此一个年轻学生在1909或1910年读到了这位法国学者的著作，就感到宽慰，因为这位学者说，一切分类都必定或多或少是人为的，所以他只想“辨认出一些集合在一起的……构成经济史上那些重大时期的特性的事实。”产业革命被他简单地看作是一个由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市场的扩大和人民大众采用新的制造方法而产生的运动。对于理论思想的转变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态度的转变，他也给以应有的注意。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甚至个人自由的发展（他的前辈中有些人把重点放在这一点上）芒图先生也看作是工商业高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样的论述既合乎逻辑又符合年代的顺序。一般说来，事实摆出以后，真相不言自明。但是，著者的评论始终是恰当的，描述也是极其清楚的。

芒图一点也不傲慢武断。他不象英国传奇中的法国人那样断言,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并且只愿以自己的名誉作担保。他决不要求他的读者不加深究地相信任何事物。他通晓十八世纪的经济文献,尤其是小册子,而且也利用了许多手写的原始资料。然而,他说他的著作是一种暂时性的综合物。他与那位叙述罗兹被围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形成对照,他已做好准备去按照后来的调查人的发现来修改自己的结论。——只需把1928年英文版同最初的法文本相比,就可看出他是多么愿意这样做的。正是他的这种虚心,才使我有勇气借此机会请人们注意现代学者有几点意见与他的意见不同。必须承认,这几点都是次要的。

最有启发性的篇章之一就是论述农业变动的那一章。英国有一个关于自耕农的神话,正如法国——我们敢说出来吗?——有一个关于农民的神话一样。说农民对小块土地有完全所有权会培育出独立精神和其他刚强不屈的美德,这可能是真的。但是,由于芒图先生论述得很清楚,所以哀叹“自耕农的衰落”未免哀叹得过分了,圈地运动所起的作用也被人们夸大了。在所谓土地革命(这是不适当的名称)的开始之前,大多数土地所有者早已离开了土地或者变成了租地人——一般租用了较大的土地。不过那些擅自占用公地者和雇农,可能也有小佃农,都没有离开土地。圈地运动使他们受很多的苦。然而,必须指出,历史学家们现在对议会委员会和圈地委员的工作的看法,比较大约三十年前的一般看法要有利些。他们处理要求土地的案件,虽然不总是公平,但力求合法。

这本书对农业技术改良的叙述,几乎好到不能再好。我们只能补上一点,就是杰思罗·塔尔在某些方面现在看来好象是反动派而不是改革派,而另一些名字可要出现在先驱者的名单里,放在汤森、科克和阿瑟·扬等名字的旁边。现在,人们知道只有部分土地适合诺福克郡那种新耕作法,而且,各地区的进展的速度也有快

有慢。但农村的耕作面积和每英亩的产量整个说来都扩大了。芒图先生的结论是：他们的首创精神既是为了追求私利又是为了有益于公众。这个结论在多年前遭到一些反对，但是现在却普遍地获得赞同。

关于制造业和运输的革新，人们写过几本书。但是，虽然其中有些比本书详细，可是没有一本能比这里所提供的说明更加明晰了。然而必须承认，英国作家们尽管得到新证据的支持，仍然倾向于这样的意见，即：主要是刘易斯·保尔而不是约翰·怀亚特使机械纺织最初获得进展。关于塞缪尔·沃克用计谋获得亨茨曼的坩埚制作法这件事的传说，有人也表示怀疑，因为那与我们所知有关沃克的其他各事不一致。现代学者们偏要强调不列颠以外的发明，轧棉机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对于各种工业的历史的最新调查研究（在芒图先生写作时，这些工业的历史很少被人所知）指出，科学家们特别是化学家们所起的作用，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大。对照实验以及从简单的不断摸索而得到的发现，跟技术的进展大有关系。

关于各种发明对工人有什么影响，本书倒数第二章几乎说得详尽无遗了。我们现在已拥有有关利用水车的比较完备的细节，从而得到这样的结论，即：雇用贫穷的童工的做法没有先前所料想的那样广泛，其衰落也比料想的要早。对童工虐待得最凶，不是在雇主执行严酷的纪律时，而是常常发生在把监督权交给愚昧无情的下级职员时。在仁慈的雇主如戴维·戴尔、罗伯特·皮尔和塞缪尔·格雷格手下，工厂生活不是与健康不相容的，而且似乎有时使工人觉得幸福。芒图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合乎情理的；他彻底澄清了米歇尔特所散布的那种传说，即皮特叫工厂主雇用童工（这是所谓“可怕的回答”），这也是一个贡献。

怎样把成年人招入工厂，怎样引诱和强迫他们逐渐习惯于他

们本来不愿的在严格监督之下按规定时数的工作,关于这些,人们现在知道得更多一些了。工厂工人的工资增高,家庭工人的工资下降,这是一般人都承认的。正如芒图先生指出的那样,1792年以后,手织机织工工资低,不是由于动力织机(因为动力织机后来才有)所致,而是由于那些企图在自己家里干活的人数目过多所致。这是许多国家中今天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当时这是由于一些情况而加剧了,对于这些情况今天人们仍然注意得不够。好几百年来,纺纱是女人的工作,织布是男人的工作。在引进棉纺机之后,对家里纺出的纱线的需要下降了,许多妇女就撇开手纺车去学习使用织布机。她们自己不一定因为这种改变而处境更糟(纺纱一向是低薪职业),但是,她们同男人竞争的结果,一般必定迫使织工的工资下降。因此,芒图先生说,工资下降不是由于动力织机的竞争所致,这话是对的,可是工资下降是由于引进机器——而引进的部门就是纺纱工业。

关于另外两个事实,需要再说一遍。关于济贫法的叙述是极好的,但是,斯皮纳姆兰制度并没有实行于全英国。它是对贫困农民的一种救济办法——不论好歹——,它的遗迹在北部工业区并没有多少。还有,关于1799年同盟条例,芒图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是确实的。他正确地指出,这只是一系列的类似措施中的一个。但是,必须补充说,它所规定的处罚比起较早的条例所规定的轻得多,而且——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很少被人援用。工人因组织工会吃官司,象以往一样,大多数都是根据普通法的阴谋罪条款提出的,但是,有证据可以说明,许多工会没有受到干扰。

还要请读者注意:在本书里,作者一再把产业革命时期的状况与今天的状况来个比较或对照。然而,必须记住,“今天”的意思是指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而不是六十年代。芒图先生写作这本书以后,英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积广大的土地又为耕种

土地的人所有了。今天参观曼彻斯特的人很难发现单独一家棉纺厂了。工业又广泛地分散开来了；南部不再是不发达和不活跃的了。英国人关于大英帝国的梦想，今天也已经不是过去那样的了。

“死水必有毒”。历史是没有最后的结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产业革命的看法需要作出进一步的改变。但是，让我们重复一遍，从结构和细节这两方面看，这本书在用任何语言写的谈产业革命的入门书中是最好的。此外，它还是一本永久性的参考著作。近来，从头至尾地又读了一遍，觉得这是一本人们不愿放过的书。它新鲜可爱，很是惊人。近代作家们有相当多的调查结果，过去会以为是全新的，现在知道芒图先生早已作出这些调查结果了。他的书是经济史的稀有著作之一，可以公正地说是经典性的著作。

伦敦大学经济史荣誉教授 T. S. 艾什顿

1961年6月

第二版序言

本书第一次出版已有二十多年了。当时预期目的有二。它企图向公众提出一项有关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运动之一的综合研究——这个运动的结果影响了整个文明世界，而且仍在我们面前改变和塑造这个世界。它也打算叫大学生们，特别是我国的大学生，注意一个刚刚开始研究的领域。第一个目的，本书是否能完全达到，要由读者来决定。至于第二个，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情况和精神比起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更能使历史的经济方面显得自有其重要性，由此鼓励人们对产业革命这一惊人事件的起源和发展去进行调查研究。

关于本书所叙述的种种事实的各方面，现在已经出版了许多卓越的论著。有些专门问题已经有人十分用心和卓有成就地研究过了。原始资料也已搜求过了，并已作出了科学的探究。即使我有时间和财力在这些新资料的基础上另写一本书，我也不想写；我的意图仅是充分考虑本书应受的批评以及过去二十年来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修改旧著。我已经努力改正并完成我所画的图画，其轮廓我认为应该照旧不变。如果这本书以现有的形式仍能作为一本入门书，帮助人们进行范围更有限和更透彻的研究，那我就很满意了。本书初写时是，现在必定仍然是暂时性的综合性著作，有待进一步的修改。谁想他的学生们继续信任他，谁就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辈子要学习下去的学生。

保尔·芒图

1927年1月7日

导 言

近代大工业是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十余年中在英国产生的。它的发展,自始就是那么迅速并且造成那么些后果,以致人们能够比之为革命,¹的确,许多政治革命还不如这么彻底。今天,大工业林立在我们的四周;它的名称似乎可以不需要说明了,因为它能使人想起那么多的熟悉而动人的形象:这就是许多建立在我们城市周围的大工厂、冒着烟的高烟囱及其夜间发出的火焰、机器不停的震动以及成群工人象蚂蚁那样的匆忙。然而,无论产业革命如何迅速,但它却有它的一些远因,并且一定要引起一些后果,而后果的发展在一百多年以后仍是不完全的。大工业的特殊性并不是一下子就显露出来的。为了从其起源的模糊不清中更好地发现这些特性,我们必须从叙述它们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情形开始。

(一)

近代大工业:它的现有特征,它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

商品的生产,或者用更明白的话来说,那些不是自然界直接提供的消费品的生产,是各种工业的目的。因此,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但是,它的作用却影响到整个经济制度,从而也影响到社会制度,而社会制度则是由财富的增殖条件和分配条件所统治的。

大工业集中了并且增加了生产资料，以使它的产量加速和增多。它使用机器，因为机器能以绝对准确和莫大速度来完成最复杂或最繁重的工作。要使机器开动起来，大工业就用无生命的动力：自然力如风力或水力，人为力如蒸气力和电力来代替那些资源有限而又参差不齐的人力；自然力和人为力都象无生气的物质那样顺从、均匀、不疲竭，并能被人无限地任意增加。为了操纵机器的动作，大工业结集了大量的男工、女工和童工，这些工人各司专门的工作，也就成为错综复杂的机件。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以及越来越多而又有组织的人员便构成了大企业，即真正的工业王国；作为这个巨大活动的动力、作为原因而又作为结果的资本，在人力和机械力的炫耀后面活动；被其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即利润律鼓舞着，这个规律推动它不断地生产以便不断地扩大自己。

把近代生产的全部设备包含在墙垣之内并把近代生产原则本身表现为显著形式的特有建筑物，就是工厂。工厂有许多巨大的车间，传布动力的皮带或传递线遍达各个车间；又有精细有力的机械设备使它充满着活动；又有遵守纪律的人员在紧张劳动，机器好象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气呼呼的节奏声中去了。这一切的目的只在于生产商品，在于尽可能快地生产无限量的商品。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织物展开成为连续不断的布匹以及堆积如山的圆筒形货包；而在那里，钢在大转炉中沸腾着，同时向空中发出眩目的火花。不停的生产成为一切企业的规律，但有正式协定加以限制者不在此例。如果完全任其自然，生产就会继续到过分的地步乃至达到毁灭性的生产过剩。这是资本自然趋势的荒谬结果，它终于要毁灭自己。

这些数量的制成品，必须出售；出售可以获利，所以出售是各种工业生产的最终目的。大工业对生产所引起的如此强烈的刺激，马上就影响到产品的流通。抛在市场上的大量商品，使价格降

低,价格降低,使需求增多,又使交易倍增。竞争加剧了:运输工业的发达又为它开辟了一条越来越宽阔的出路,结果,竞争就从个人扩展到那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热望追求物质利益的地区和国家。经济冲突和经济战爆发了:胜利者就是那些无视其对手而能扩大自己事业范围并能找到越来越多的新市场的人。生产者的野心使生产者敢于冒险:最遥远的地方以及甫经勘察的大陆都成为他们的掠夺物。整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大市场而已,各国大工业互相争夺的这个大市场犹如一个战场。

财富分配的特殊方式,是与过分生产和流通扩大到人类世界的边缘相适应的。如果人们考虑到消费者们,那末,有利于他们的很大进步显然已经实现:商品的稀少和昂贵现象已经减少,许多以前很贵而且不易买到的东西现在已深入到那些前不久还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的地方和场所。然而,如果人们研究一下生产者的情况,那末,这样景象所引起正统经济学的那种乐观看法,就要完全改变。在大工业的整个体制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人类劳动的无限积累以及机器所提供的力量,可是,日益增大着的、密集中堆的大堆资本却高耸在尖顶上。生产者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级提供劳动力而别无所有,这个阶级为着一点工资而出卖劳力和一生的时间。另一阶级则掌握着资本,拥有工厂、原料和机器,利润和股息也归它所有;其为首人物就是工业巨头、大企业领袖,卡莱尔称他们为组织者、统治者和征服者。

由此产生了我们现代文明所特有的社会制度,它和十世纪的封建制度一样是一个完全而紧密的整体。但是,封建制度是军事需要的结果,是那使欧洲陷入野蛮无政府状态中的人类生命受到危险威胁的产物,而现代社会制度则是从聚集在大工业的中心事件周围的纯粹经济原因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工业城市的新近发展,完全归功于大工业;在这些城市中,密集着许多敌对的而同时

又互相依赖的企业。正是在这些被大工业以其强有力的生气所鼓舞着的地区中,十分强烈地表示出人口显著增加,这已成为大多数工业国家中的正常现象。曼彻斯特在 1773 年是一个仅有三万人口²的城市,可是一百五十年后,它几乎有一百万人口;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总人口,在 1801 年是一千四百五十万,到 1928 年则达到四千八百万。这种为前人所未能预见到的发展,产生了无数后果:单举移民一事来说,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向海外各国,促成一些类似我们社会的社会的迅速发展,那里也拥有我们经济制度的一切特征,而且表现得更加明显。

最后,大工业已以今天所具的形式对一切拥有欧洲文明的民族提出了社会问题。人数和财富同时增加了,但这种财富看来并未按照创造财富所提供的努力来使人口的大多数得到好处;两个阶级的对立,其中一个在人数上增多了,而另一个则在财富上增多了,前者以不停的劳动而只得到一点不稳定的生活资料,后者则享受高尚文化的一切好处;这种对立情况到处都同时表现出来,并且到处都造成同一的思潮和情感。正是这个工业活动的景象,这个支持工业活动的有组织的广泛合作景象,以及联合并指挥其集体力量的资本威力的景象,才促成现代社会主义的诞生。普遍等待着的、为某些人所希望而又为另外一些人所害怕的彻底变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如果这种变化实际上发生了,这种变化就可被视为是那同大工业一道开始的运动的终结。

我们现在业已窥见其规模的这些现象的总和,并不能包含在一个狭隘的定义范围以内,因为定义里只能考虑到生产的物质条件。要赋予这个总和以实际的重要意义,就必须从其复杂的、有生命的整体来考察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好象是一个无限重要的事件,对这事件的了解便能说明一整个的时代。经济方面的大工业、知识方面的实证科学和政治方面的民主,都是支配现代社会演进

的主要力量。大工业的起源，同民主或科学的起源是一样的。如果说科学是同伽利略和笛卡儿一道开始的，或者说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前没有过民主，那就荒谬了。然而，人们把十七世纪的科学家和十八世纪的革命家视为现代科学和现代民主的真正创始人，却是有理由的。同样，在紧接着大工业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我们已能辨别出大工业的一些特色。但是，只有在伟大的技术发明时代，在哈格里夫斯、克朗普顿和瓦特的时代，我们才能看到大工业本身以及一些不能和它分开的、并使它的发展成为主要历史事件之一的后果的出现。

(二)

定义的必要性和困难性。十七世纪的大工业：它和现代大工业的差别。

我们之所以十分强调这些几乎是而且更应当是平凡的概念，是为了不让我们之所谓大工业这一词留有任何暧昧不明之处。这种谨慎并不是不必要的，因为它的意义在普通用法上是相当混淆和不定的；为了使它固定于不变的说法而付出的努力，直到现在还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人建议根据销售产品市场的大小来区分大工业和小工业；小工业就是供给一个地方或一个不大地区消费的工业；大工业就是为全国或国际市场而生产的工业。³这个定义的本身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有突出商业因素在经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的优点。然而，它却背离了流行的意义，流行的意义虽然可能很不确切，但它不会有助于武断的解释。谁也不会想把今日土耳其和波斯的那种地毯制造业列入大工业之中：然而，东方的地毯却销行于全世界。在科林思地峡所制造的陶器销行到地中海沿岸各国的时候，人们可以说科林思那时就有了大工业吗？

在我们看来，工匠在小作坊里通过个人技能来弥补简陋的有缺陷的工具所完成的工作，正是大工业的确切对立面。因此，与其说是向外扩张是大工业的主要特征，倒不如说它的内部组织和技术设备是其主要特征。我们已经说过，大工业首先是一种生产制度。

可是这里，新的混淆又在等着我们，因为工业演进有许多阶段，这些阶段是一个接着一个而连成一串的，只有抽象概念才可以画出明确的界限。按照人们选择其中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作为起点，大工业的发生就会被提前一世纪或几世纪。我们把大工业在英国的发生定在 1760 至 1800 年间；但是，如果必须相信几本新近的著作，或者至少相信这些著作的名称，⁴那末，早在一百年前，即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就已有大工业了。这是矛盾还是误解呢？这就是我们应该研究的东西。

热曼·马坦的著作一开始就向我们表明，他所研究的大工业并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⁵它是人为的产物，或者几乎是如此，它只有通过法国王室的发起或保护才能生存。科尔贝当然可被视为它的创建人，但是他“认为大工业只有通过国家的干预才能存在。”⁶他只把它理解为王室大作坊的附属物，这些作坊在任何时代以及在极其不等的文明状态中，都是为君主服务并根据君主的命令而生产的。热曼·马坦先生所搜集的关于十七世纪手工工场的文件，向我们提供一幅乍一看来很象近代工厂那样的图画。企业的重要、雇用工人的数目、工人分为专门的小组、工人所遵守的严格纪律，⁷这一切都是近代大工业中所有的那么多的特征。可是，一经明瞭其起源时，这种真实的相似性就显得没有意义了。

在手工工场监察员所编制的制造表中，工业企业分为三类。⁸第一类是国王所有的国家手工工场，其资本来自王室金库，其产品通常是供国王本人使用的奢侈品。我们可以提出这一类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戈伯兰工场，它的正式名称在其创建时是国·王·家

庭用具手工工场。在莱布伦、继而在米尼亚尔的领导之下，那里雇用了大批艺术家和工匠，只按路易十四的意旨为装饰其宫殿和增加其宫廷的富丽而生产。他们的作品也用来装饰凡尔赛、圣日曼和马尔利等宫殿：挂毡、木刻、雕刻、铜器、纪念物以及镶嵌精美的银器，这些银器在国家困难时又被铸成货币。这里，一切都和国王本人有关；一切来自国王，一切也归于国王。这样的工业是处在经济生活需要之外的，它不图利润，也不知道竞争。不应把它同近代大工业相比，只能同古代的家庭工业、同附属于一个家庭的奴隶工作相比，因为奴隶是在这个家庭里制造那些为主人的需要或享乐所需的東西。

第二类是王室手工工场。这些工场是私人所有并为公众的消费而制造。可是，它们所用的名称就足以指出，这里仍然显出国王的无比作用。工场除了官方给以保护外，工场主还是国王或其大臣的不止一次的正式邀请来在特定地区中建立工场的，有必要时，大臣还到外国去找工场主。⁹他们可以得到一切支援：国库的直接津贴，省三级会议及市的无息贷款；免除最重的赋税如军役税、盐税和军人宿营税。¹⁰人们甚至于不要他们服从那些十分严格而苛虐的、小制造商应当遵守的工业条例。他们好象是处在国家法令之外似的。正因如此，所以阿柏维尔的凡·罗培家族在南特敕令废止以后和在整個旧制度时期仍能自由信奉新教。¹¹

最后一类是特权手工工场，这类工场也许比王室手工工场更加受到宠遇。它们有制造和出售某些商品的专利权。它们享有绝对的垄断权，只有伪造才能限制这种垄断权，可是我们知道旧制度的立法是以怎样的严酷性来惩罚各种伪造的。科尔贝似乎想把王室的一部分特权授予工场主，工场主在领导其企业时，好象是国王的代表。¹²

假如建立和支持这种组织的手一旦缩回去，那末，一切都动摇

了，并有倾毁的危险。这些企业仅靠保护和特权维持生命。如果任其自然，许多就会立即消灭。在路易十五时代，当政府不以同样多的关心去照顾它们的时候，它们便开始衰败。王室手工工场和特权手工工场有一个时期曾生产过接近全法国所造呢绒总量的三分之二，这时却只生产三分之一左右了。在近代大工业面前退却那么快的小工业，可是在那时仍然很有生气。虽然有租税和束缚压住它，但它还能抵抗科尔贝对它掀起的那种可怕的竞争。这是因为它依靠一整套的还未被任何事物所改变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持。例如在朗格多克省，我们看到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在繁荣扩大着，同时保持着它的家庭的和农村的形式：“凡是勤劳的人，离开各种交际场合，在两山之间找到一小块有点水的地方，把水加以调节、贮存或按水的丰富程度任其流动。他在那里开辟一个自然牧场（牧场有时不到十二英尺宽、四分之三或一又二分之一英里长），买些绵羊在那里放牧；他的妻子和孩子纺绩由他剪下并梳好的羊毛；他把它织成呢绒并到最近的市场去出卖。他的邻人（假如可以称之为邻人的话，因为他们有时至少相隔四分之三英里远）的做法也是一样。这一切就不知不觉地形成一个村社；在这村社里，人们在一天之内也许还兜不了一个圈子。”¹³

因此，决不可把十七世纪的王室手工工场的创设同下一世纪的大工业的自然兴起混为一谈。王室手工工场的创设是一件意义不大的事实，尽管科尔贝希望它对法国的繁荣能起重要作用，但它并无普遍性的后果：它和现今的经济制度似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¹⁴ 对于赫尔曼·利维所研究的英国十七世纪的工业垄断，我们也可采取同样的看法。¹⁵ 在他叙述其发展的那些工业——采矿业，玻璃、肥皂、食盐、金属线制造业等等——中，只有依靠国家的积极不断的支持资本主义大组织的创设才有可能。“国王所赐的特权、法律禁止国内竞争、保护政策”，¹⁶ 这些就是人们用以鼓励其人为

的发展的方法。这些组织所享受的支持本身就说明它们之不得人心，早在克伦威尔时代就有攻击它们的特权的运动，这些特权一旦被撤销，它们就立即崩溃。人们难道有理由说，它们的暂时生存“就可驳倒工业资本主义在英国是发生于 1760 年左右这一屡屡被人重复的论断吗？”¹⁷它们显然是属于与近代大工业根本不同的一类事实，这类事实也不能说明近代大工业的今后出现。然而我们提到其著作的那些著者却在明白地指出，在真正的大工业时代以前，一些庞大的、投下大量资本和雇用大批人员的工业企业已能利用有利的情况组织起来了。在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在文艺复兴时代或在中世纪末和路易十四时代，都不缺乏有证明力的事例。其中大多数由于缺乏科尔贝那样人的政策，而没有显示出更深远的影响。¹⁸

(三)

大工业以前的工业资本主义。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呢绒商。为保护小生产者而采取的措施。

威廉·阿什利¹⁹和 G. 昂温²⁰关于英国经济史以及多伦先生关于佛罗伦萨经济史²¹等著作，使我们知道在十六世纪初、甚至在十五和十四世纪，已有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特别是在毛纺工业方面。我们仅就英国而论，肯定从亨利七世时起，若干富有的呢绒商在北部和西部诸州中已起着类似我们今天大制造商的作用，惟规模较小而已。传说中还保存着他们的名字，例如：肯达尔的卡思伯特、哈利法克斯的霍奇金斯、马尔梅斯伯利的斯顿普、曼彻斯特的布赖恩、纽伯里的约翰·温奇库姆。他们不只是从织工手里收买呢绒以便在市场上或庙会上出卖的商人，而且还开设作坊，亲自经营。他们是近代词义的制造商。他们的财富与权力似